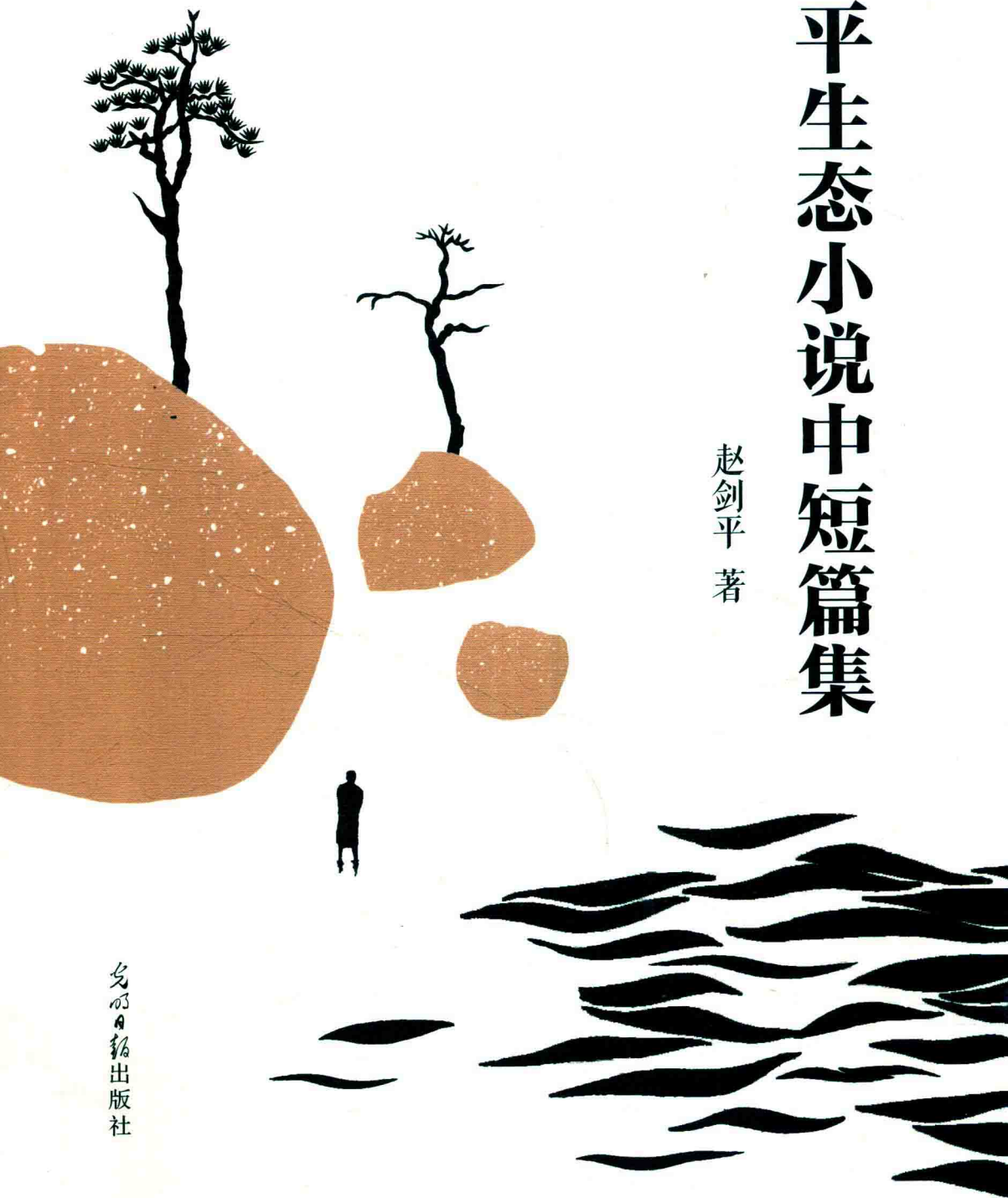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赵剑平生生态小说中短篇小说集

赵剑平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 赵剑平生态小说中短篇小说集

赵剑平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剑平生态小说中短篇集 / 赵剑平著. --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194-3908-8

I. ①赵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4627号

版权声明: 该书版权为游读会网络科技(上海)有限公司所有, 授权光明日报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中文简体版。

## 赵剑平生态小说中短篇集

ZHAOJIANPING SHENGTAIXIAOSHUO ZHONGDUANPIANJI

---

著 者: 赵剑平

---

责任编辑: 谢 香 李 倩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典文传媒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---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, 100050

电 话: 010-67078248 (咨询), 010-6313193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[renqing339@126.com](mailto:renqing339@126.com)

法律顾问: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---
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, 电话: 010-67019571

---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

字 数: 355千字

印 张: 23.75

版 次: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4-3908-8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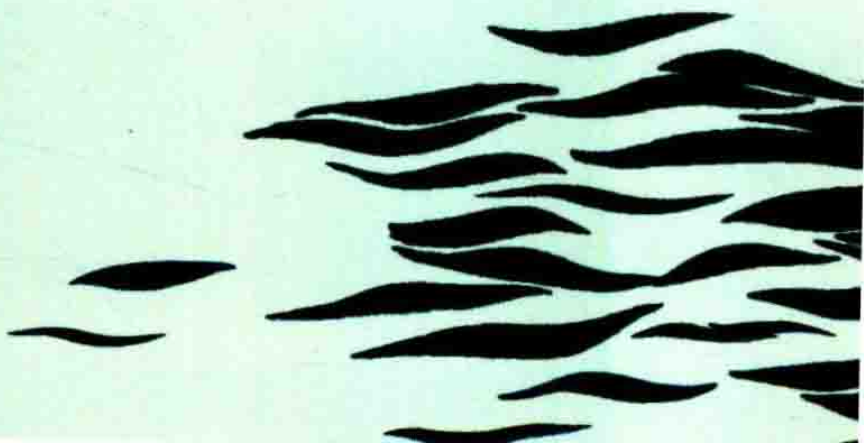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7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赵剑平

赵剑平，原名赵明鸿，贵州省正安县人。仡佬族。国家一级作家。曾供职于遵义市文联。二零一六年退休。现兼任《小说选刊》编委、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、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。短篇小说《獭祭》获贵州省“山花文学奖”。短篇小说《杀跑羊》获首届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学创作奖。短篇小说集《小镇无街灯》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。中短篇小说集《赵剑平小说选》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。中短篇小说集《赵剑平小说选》获贵州省人民政府民族文学奖。报告文学《巴拿马诱惑》获“人民文学奖”特别奖。长篇小说《困豹》获遵义市人民政府一等奖。短篇小说《白羊》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



## 内容简介

赵剑平第一篇生态题材的小说发表在1980年。显然，他对此类创作的准备应该更早。那个年代，作家创作，一上手就盯住生态的，赵剑平或为第一人。他生在大娄山中，做过樵夫，做过渔者。他的这种“本真”，不仅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貌，还因其更加接近生命本质而丰富了那一个时期的生命叙事。收在这里的22个中短篇小说，较全面反映了作家生态题材小说创作轨迹。不管是先期简单的生态失衡批判，还是中期纯粹的环境唯美渲染，或者后期对自然与社会同步和谐的诉求，都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存、生命尊严深切的关怀，也寄寓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在工业文明背景上冲突日益加剧的隐忧。作品有的如童话般晶莹透亮，有的吟咏如诗，情韵深长，有的似多声部的歌唱，充满力量的交织，有的似浓墨重彩的画幅，严峻而深沉。有一个美国人叫鲍勃·布里尔的，读赵剑平的小说后写了一篇文章《狂野的召唤》，称其为“真正的环保勇士”。今天，作家所在的贵州正全力打造“公园省”。而作家的创作，已在文化上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说明和铺垫。

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
- 001 · 獭 祭
- 012 · 第一匹骡子
- 028 · 响水溪烟雨
- 038 · 大 树
- 048 · 鼠 患
- 060 · 祖婆的仓房
- 069 · 灰 楼
- 083 · 白 羊
- 090 · 美丽的恐惧
- 117 · 大 鱼
- 159 · 白 果
- 189 · 巨 人
-

# 目 录

contents

---

201 · 冲嫂和半截男人们

213 · 两个贩牛人

227 · 雾 峡

238 · 刳 船

242 · 远树孤烟

282 · 峡谷人家

341 · 养蚕人的故事

347 · 六 月

357 · 山中人

371 · 银水流

---

## 獭 祭

高原山地的河流，水量不大，但有一种汹涌的阵势。老荒和满水划着五板船，带着只水毛子（即水獭），贴着河岸，望着水花，慢慢顺流而下。遇上滩险浪急的地方，两个人只好起水，抬了船牵了毛子走陆路。小船野水的，打鱼子们游荡惯了，一双光脚板踩在稳稳实实的地上，反倒有些恍惚，有些轻飘。

第三天的傍晚，太阳在一抹青黛的山脊后面落下去，黑乎乎的大网在天地间拉开来，他们到达了那个叫作大石堡的地方。

“我要在这里下个套子。”

老荒冷冷说着，船头往水边一拨，就稳稳地泊住。叮叮当当的，他往岸上扔下一个熏黑的铜盆，又扔下两瓣马蹄形的钢嘴铁牙。

满水打了个寒战。对着船尾一团褐亮褐亮的东西，他仿佛自言自语似的道：

“不是说这河上早就没有毛子的……你还安套子？”

“这个……不一定……反正不养饭，兴许运气来了，还会碰上一只呢！”

老荒说着，就跳下船头，摇晃着宽阔的背影走了。

河滩窄狭，缀着斑斑点点黑死干枯的苔藓。对面是一座高崖，半浸在水中，随着水光的波动，河面也变幻着奇奇怪怪的山影。有块灰色的巨石，从河心鼓突起来，波涛拍击，在那两旁裂开，发出一种痛苦的喘息。

锈黑的刀光一划，笃然一声砍在船头。一条鲜活的细鳞瞬间便断作两

段。两半鱼肉还在蹦跳，于是刀光晃动，又一声刀响，劈作了四半。终于剁碎到指头大小的肉丁，装进了木瓢里。一阵砰砰的响声，刀柄敲磕瓢底儿，随后往船头一掼，满水才跳下船去。但走不远，打鱼子又回身来站定，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，望着那充满血腥气味的船头。

小船微微地晃动，那只毛子颈上拖根细绳儿，应一种号令似的，从船尾走来。在昏暗的天光下面，它已然是个精灵，一身褐亮褐亮的毛衣滚动着，宽阔的蹼收束起来，立竖短小的耳朵，无声无息地舔食船头木瓢里的鱼丁。

哗哗剥剥一阵爆响，河滩上红亮一簇。老荒从水边捡来渣浪柴，燃起了一堆火。燃旺的燎子上，架着重黑的铜盆，铜盆里满满的水，水中煮着条条鲜活流动的白甲和赤尾。那鱼经菜油喂过，肚里的脏物屎洗得干干净净。一盆水渐渐热滚，水中鱼渐渐挣扎，越来越惨烈，直到吐尽丝丝缕缕雾浊，眯目翻白的，不再弹动跳跃。

相去老荒不远，两柄桡片插立在沙碛中，仿佛门道似的兀立着。打鱼子的桡片，没有乱扔乱放的。从这片门道望去，那块灰色的巨石仿佛一座堡垒，使整个河床阴森袭人。一只无名的黑鸟，寂寞地停在石堡上，倏然喳喳两声叫，无可名状地惊惶起来，箭簇一样消失在黑暗的山影里。

这个三月的初夜摇曳一下，又落入一种冷浸的岑寂中了。

满水感到一种透骨的寒凉，两腿闪闪地蹲缩下去，两手交叉抱着两只胳膊，眼睛怔怔望着船头的毛子，心中竟如雾一样的迷茫。

在乌江河口那边，为了和人争塘子，老荒把桡片都打断了。结果，法院判了老荒三年徒刑。临到上路，这个在风浪里钻来钻去大半辈子的汉子，对女人，对两个还未成人的娃儿，竟然没有一句软心柔肠的话。但是，他对那条船，对那只拴在船上的毛子，却痛惜地望着，落下两行辛酸的泪。那毛子很灵性，仿佛感到临头的灾难似的，扁扁脑袋甩动着，叽叽呜呜呻吟不止，颈项犟直起来，绷紧绳头，不安地腾来跃去……

老荒咋会没有牵挂呢。水流哪里，船走哪里，人到哪里，朝朝暮暮相厮守，平常日子想来平常，一旦离去，却又叫人心慌气落，感到难以割舍了。那只毛子呢，从人手中买来的时候，一条腿被铁套夹伤不说，而且还是一只毛子。毛子原是娇气的东西，何况受伤的毛子。那时候，老荒天天夜黑捉鱼往

大队王支书家中跑，王家有个儿子在云南参军，都说那里的三七是真货，打鱼子便心心念念要邮买这药。支书讲究信用，药粉很快到手，老荒用这种灵药调制成鱼肉丸子，总归把那宝贝毛儿的伤腿医治好了。教牛教马的艰难，可是教生毛子则要非同寻常的耐性。毛子是坚守黑暗的，你必须弄它到亮处，在光明的抚摸下，它似乎已经习惯。这时候，你要走近去，想法接触，想法亲密，直到它抖动着灵巧的身体，齧着尖利的牙齿，轻易就把你咬几口。你流着血，忍着疼，依然宽怀大度，一如既往，那么，它方才相信你并无害心，方才消除设防，渐渐和你熟稔起来。至于怎样咬鱼，咬什么鱼，如何效劳，那就全靠主人驯化的功夫。生毛子是一块铜，熟毛子则是一块金啊！老荒这辈子娶女人，养娃儿，仿佛都是自然天成的事情，唯独教这毛子，叫他老实实在地泼洒了很多心血。眼下，毛子正是放河开咬，黄金时代啊！哪里料到修千年的道，就被他几桡片打掉了。他抓着干烧的胸膛，脯子上鼓起道道血印，已经走出老远，还举着颈项回头冲女人叫：“当家的……我的毛子啊！”

老荒是这样的老荒。到这个节骨眼上，女人无论如何坐不住家了。娘家兄弟是个包工头头，很有一副腰缠万贯的气派，老荒去服刑不几天，舅子便把姐和两个外侄接走了。可怜那只毛子，只认一个老荒，只认一船，死也不肯跟人走。舅子去牵了两次，两次都没有能够走近，那毛子如虎似的，喷鼻呼呼的恶气，闪电一样蹦起，咬了舅子手上两个洞。看看无奈，女人心一横连船带毛子的，开价一千块，就要就地卖了。四处飘游的人，都讲究个恩义情谊，即使潦倒，断然不在乎几个钱上。何况毛子，对孤独寂寞的打鱼子来说，从来就是朋友。一条船上有一只毛子，分配时就必然抵一个人的股份。放河开咬的毛子要卖，的确是个丢脸的事情。

可是除此而外，女人还有别的什么路可走呢！村人们站在河岸上，一阵感慨，一阵唏嘘，最终还是认真讨论起来。那条五板船不过三四成新，值不到多少，那只毛子是只女毛，比起男毛也要逊一筹。可这只毛子的教招，大家都是看真切的，一点不虚妄。如今出卖，实是万不得已的事情。满水下了狠心，长五间的瓦房拆成小二间的木屋，就连船带毛子买下了。

熟毛子易主后，又变成生毛子。满水从前只是放水老鸱，隔了一层，便

很谨慎。他包起盘缠，特地去遵义探访老荒，想摸透那毛子的性情，以免驯养花了乱了。听说船和毛子变故，老荒号丧似的哭翻了监狱，管理人员出来制止，他才打住声气。退后想想，满水能够大老远跑来了解毛子，说明那东西并不冤枉，还是找到了主。于是，老荒把毛子的事不论巨细大小，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满水。

顺着老荒的套路，满水和毛子很快熟悉了。根据从前的教招，满水依然把喂毛子的食子分着大中小数等，严格遵照按劳取酬原则，咬大鱼多吃，咬小鱼少吃，不咬鱼呢，爬上船来，船沿一晃，又把毛子荡了下来。天长日久的，那毛子就尤其勤快，尤其精明。塘子里没鱼，它就赶洞子。洞子太小钻不进去呢，它便掉过身子，伸一根有力的尾巴到洞子里霍霍地搅，直到把鱼赶出来。但如果鱼小，它又不咬，一斤以上的，它衔着尾巴就拖上来了。二十来斤的大鱼，它拖不动，就先咬断翅子和鳍，咬断尾巴，大鱼游起来格外沉重，很快筋疲力尽，就乖乖地让毛子抱出水面。

就是这样一只毛子，如今却蜕变了，堕落了。按照一般水毛子放河开咬的年龄，它还远远不是衰老的时候啊。它能够吃，能够钻水，也不像是病萎的样子，况且，已经贴上血本，买红参来喂过了。

事情不可思议，可又是那样确凿无误。

看着船里那突然陌生起来的毛子，满水感到了一种凄惶，感到了一种铭心刻骨的痛楚。那一阵，满水放咬水老鸱，如果那只大鸟在水面扑来扑去而不沉底咬鱼，即是凶兆，打鱼子必定起网收船了。现在，这只毛子反常，钻水，却不咬鱼。主人不给食子，它便啃船沿上的木头。稍稍走近，便又如生毛子似的惊惶，凶狠地向人发起进攻。也是一种不祥之兆啊！这趟出来，如果不是老荒邀约，愿使当家本领压阵，满水恐怕是很难下水走船了。

月亮在高崖的那面升了起来，天空是靛蓝的一片。巨大的山影张着阴郁的翼子，扑在河谷上。河谷里，一切都透着一种窒息的沉静。河心里，那方灰色的石头闪着幽微的光辉。

老荒大开大合磨动腮帮，不一阵工夫，连刺带肉嚼烂两碗鱼，便吞胀了肚皮。他捉住半角衣襟，抹抹嘴，看一眼满水，就站起来，离开已经熄灭的火堆，似有所思地从两柄桡片的中间穿过，往水边湿漉漉的沙碛带

走去了。

一阵晚风，带着春天的丝丝缕缕气息，从河流的下游吹来。河谷上空抖动一下，就有两片浓云布了上来，隔着窄窄的一线天宇，开始了仿佛是永恒的跳荡，恍如那里也有条河流，河流中也有波浪和漩涡。

“套子安了……不要去水边……”

杳杳的脚步声沉重地响着，老荒转了回来，仿佛是对冷寂荒凉的河滩说着，口吻里含一种杀气。随后，他那宽阔的身影一蜷，笃地团坐在地上。默默地愣一阵，仿佛不堪忍负这夜的压迫似的，他又沉重地倒了下去。满水站了起来，往船泊那边走去。他来到船头，听见船尾那边传来的呼呼的啸声，便收住脚步，悲愁而又几分安然地吁了口气。他走回来，在老荒另一头躺下去，默契地把脚伸到老荒衣裳下面，也把自己的衣裳伸开盖住老荒半截身子。凭着一种感觉，满水知道老荒并没有睡着，仿佛总在谛听和窥视什么似的，他一颗心又紧束起来……

乌江河口那电站建成以后，高耸的拦河大坝，就把水毛子的来路截断了。那东西不过丈余，嗅到人汗气味，听不见浪的喧声，就必定折回水中。水毛子是越来越少，可老荒放置的铁套却越来越宽，捕杀却越来越残酷了。开初，老荒劳改回来，是入股在满水的船上。原先那条五板船已经破散落底，满水换了条新五板船。但毛子还是那只毛子，老主子和新主子便伙同一起使唤。老荒打鱼，在乌江大河都有名声，船划的是扁筷子水，网撒的是簸箕圆，也狠，老鸱追网拦的，鱼急疯逃命，从网上飞过，他也要挥桡片执桨横扫。不过，他现在上满水的船，大家心里都很明白，老荒是还恋着那只毛子。贴上血本教养出来，轮到放河开咬，却由人家受用，那心里总是不甘的。但这终不过是一种情味，要生歹心夺回那东西，又还不至于。

老荒哪里知道，那毛子忘性大，根本不认他了。两个多月的工夫，老荒费尽周折，却还挨不到边。而且，那毛子察觉什么似的，仿佛有意躲老荒气老荒。满水不在船上，它就不钻水；钻水上船来，满水不在船上，它也就掉头跳下船去。它认人不认船，已经变得相当的成熟了。老荒心胸落到条缝隙里，那毛子仿佛把人也变成一只毛子，便细细末末都见真起来。一气之下，老荒心中骂着那忘情忘恩的东西，就离开了满水的船。自立门户，要重新制

家当，花钱费事不说，河头的鱼不似从前那样的多，而人的精力也不似从前那样的旺了。最后，老荒制起几副铁套，就在沿河水边捕杀毛子。河中无鱼，打鱼子大都改行从事别的，水毛子已经不是那么金贵。但毛子毛皮是好东西，绒厚，又水浸不湿，做皮衣做大衣领子高级不过了。毛子的肝也是一味珍贵的中药，治几种疾病，相当灵验。价钱也可观，有人急需，还可以浮涨，竟比卖生毛子卖全毛子可人心意。

和打鱼一样，老荒捕捉起毛子来也发狠发狂。他有一把鱼叉，切去中间两根筧，便剩下两道边筧，成为U字形一支枪。扛着这支破枪，头上盘着根青帕，腰间束着根藤条，掖着个酒瓶，活似那茹毛饮血的生番。村里乡人见到都惧怕几分，更不敢多嘴照闲，听由他把这条河上的水毛子捕尽杀绝。河边水畔，他每每得手，要是那水毛子没被套死，他就用那支U字形的破枪，叉住水毛子的颈项摠在浅水滩上，将那东西活活憋死。他手不颤心不慌，剥下皮，割下肝，吊在枪头上，摇摇摆摆地走路。一具毛子的躯壳，就血淋淋扔在河滩上，河水流过，都带着一股腥气一股血气，人喝了要打呕，畜生喝了也要害瘟疫。直到一具躯壳腐烂，剩着一堆白骨，大水来冲走，浪涛来洗刷，那血腥的气味才会渐渐消失。不过一年工夫，那在这条河上来来去去的打鱼子们，就再也看不见水毛子的踪迹了。套不到毛子，老荒颓唐苦闷极了，天天从事那剥皮掏肝的勾当，人心早已冰冷铁硬，触动不起一点热情来干别的事情。终于有一天，老荒站在一条破船船头，用一种不知是胜利还是失败的口吻向村人嚷叫着，说这条河上的毛子绝种了。随后，他竟泪眼婆娑的，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悲哀，就把那支破叉改造的U字形的枪奋力掷了出去，那投枪在空中划出半道弧线，就远远地刺进一塘深水里。接着，他疯疯傻傻地跑回家中，喝得烂醉，便抱了捆毛子皮子在地上打滚……

身下的沙碛，顶着脊背酸疼，满水屈过腿，往后挪了挪，索性坐了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道上两块云阵撤开，又透着一片漠漠的靛蓝。月亮已经跨过河谷，斜斜地落在对面高崖腹壁，浅烟淡雾，如冰凉的梦一般。夜已经很深了。

王乡长说得不错，这条河上的鱼是越来越稀少了。出发三天来，高高矮矮几铺网，不过混了两个人的伙食，养了一张毛子的嘴巴。这种日子，满

水是看绝看黑,已经懒心淡肠了。他不过三十出头的人,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,总还要奔条大路走几程。可是,连船带毛子的,整整一千块的家当,大半头房子的代价啊,不是轻易就能够下决心的事情。

用乌江河口那座电站输送过来的电,乡里办起了个电石厂。主管乡长就是村的王支书提拔上去的,熟人说话便宜三分,满水找到王乡长,就想进那电石厂当个工人。乡长到底和满水是喝同一股龙洞的水长大,豪豪爽爽地把这个乡亲请下了馆子。

“家乡的人找到,有哪样说头?哪个喊我当这个乡长哟!”拍着胸脯,既干脆又硬朗,“事情包在我身上……来,干酒。”

白吃白喝的,还要安排进厂,仿佛理亏了一大截子,满水开始不自在起来。

“我们那条河上……这两年你看见还有水毛子么”王乡长有些醉意了,“我那老爹前几天犯心脏病……想找副毛子肝……妈的……到处都找不到。”

满水犹疑了一下,便摇着头:

“前两年,老荒太狠,就套杀绝了。乌江那边进不来,让电站大坝挡了。”

“老荒……妈的尽干缺德事情,他的那老大还想进厂子呢。哼!来,干酒。”

搁下杯子,王乡长至交似的拍拍满水的肩膀:

“你回去,想哪阵儿来就来,反正河头的鱼越来越少了,你还紧搞网耍毛子的,没有出息。”

满水的脸倏地绯红了。

回来以后,满水几个夜晚没有睡安稳。那只毛子就关在屋隅。它不时躁动地叽叽鸣鸣着,令主子更加感到一种烦乱。

已经好久没有下河了。是从什么时候起,这只毛子开始变态反常呢?成了现在这般样子已经没有多大用处。但是人对毛子有恩,毛子对人有义,风雨河上浪中,相依相傍的,已经结下深厚的情分。要毁它取一服药肝,那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的。思来想去,仿佛无路可走似的,他便去找老荒,看看这只毛子到底咋了,还有救没有救,真正无解药了,要进厂子,心

一横,反正从此不再做打鱼子,就借刽子的手取了那药肝。

老荒来了,远远地用棍儿草儿向那东西撩逗半天,沉想默思半天,便问打鱼子:

“它跑过?”

满水凝神一阵,便想起了去年冬天在大石堡发生的事情。

那天,毛子咬了十多斤重一条鲢鱼,这是许久以来不曾有过的了。可是毛子吃过大颗食子,跳下船头钻下水底,却长久不见起来了。望着半浸水中的高崖和兀立河心的灰色的巨石,满水开始着慌了。河边水畔的,潜流日夜冲刷,腐蚀坚硬的山岩,挖出个个水下暗洞,掏出片片河底干滩。这种地势,人难以发现,水毛子则清清楚楚,那里既安全又方便,常常是水毛子栖息藏身之地。满水拿根空的竹竿,找着那些缝隙,燃起红辣椒,便盲目地往里吹烟。这种方法,凑巧找到位置,对准方向,毛子喘不过气,便会被烟赶出洞来。可是这回,满水搜遍所有缝隙,一张脸膛鼓吹得发红发紫,那毛子却连个影子也不见。绝望了,他便老实地坐在船头,将一把喂食的木瓢翻扣,拿着网上的锡坠儿木鱼儿似的敲起来,乒乒的声音顽强地响着,呼唤那毛子出来吃食子。毛子颈项有一道麻绳箍儿,能够咬鱼却不能够整条地吞吃鱼,如果饥饿,它便会循着乒乒的声音出来享受现成的食子。可是这回,满水敲烂两把木瓢,呼唤了两天两夜,那东西依然杳无踪迹。一直到第四天上,看看太阳已经偏西,满水怨愤地把两把破瓢砸向半浸水中的高崖,从沙磧里拔起桡片,满腹惆怅和悲苦,划动船返水归家了。这时候,那只失踪的毛子,才奇迹一般地从船尾翻了上来,用胆怯而忧郁的目光望着满水。打鱼子一愣,便惊喜若狂地扑去,险些踩翻船来。他既爱又恨地搂抱着那只精怪,精怪尖利的牙齿在他的手上咬破两个洞,他也木木的,竟毫无知觉。

听满水诉说着,老荒眼睛里透着几丝凶险,一阵摇头,一阵点头,却又一声不吭。但不过两天工夫,他抖着老打鱼子的派头,就兴致勃勃地跑来邀约满水下河。那番情形,分明包藏着一种祸心,一种蹊跷,却又叫满水猜不着摸不透……

黎明时分,听着一种风风火火的奔突,一种钢铁的撕咬和碰撞,满水和老荒几乎同时跳了起来。懵懵懂懂的,最后的鼾声还在回响着,老荒从沙

磧里拔起一柄桡片，就向水边湿漉漉的沙磧带跑去。满水猛地一惊，醒悟过来似的，拔起剩下的一柄桡片，紧追上了老荒。借着暗淡的天光，满水看见一只肥大的毛子在离船头不远的沙磧上剧烈地挣扎，一会儿蜷曲，一会儿伸弹，并伴着急促的致命的喘息，与其说是哀号，不如说是抱憾。不用说，那是一只雄壮的男毛，女毛是绝不会有这种身坯和这种力度的。老荒眼快手准，第一桡片挥去，就把那东西拍倒在河滩上，带着铁套翻滚半转儿。随后，他那桡片压住那毛子的扁头扁脑，嘴上发着一种揪心的快活的呻吟，狠命一使力，桡片嘎嘎响着，那雄壮的男毛粗大的尾巴甩动两下，扑地打在河滩上，就不再弹动了。老荒收起桡片，杵在沙磧上，长长松了口气，感到一种胜利后的愉快的倦意。

“老荒！你是码准……这大石堡……还有毛子的不是？”

满水的声音带着微微的震颤，仿佛一场噩梦刚刚醒来，还有惊悸和凄惶。

“你这个笨人，”老荒看也不看满水，只望着河心在晨曦中渐渐明亮起来的大石堡，只望着眼前这片被他征服的世界，“你那只女毛是怀胎了，大石堡的这只男毛，我敢说这是这条河上的最后一只毛子，就是你那只女毛的老公，不会错的……你哟！满水！你还嫩呢。”

满水紧紧抓住桡片，克制着没有失手打出去。在发白的天光中，他的脸颊涨成了紫红色，心底里感到一种被人捉弄的羞辱，感到一种沦丧的颓唐和苍凉，一种无地自容的愧恨。老荒已经俯身下去，轧轧掰开两半弧形的钢嘴铁牙，取出沉甸甸的男毛的尸体。薄明的朝霞和清爽的河风中，刽子手和无辜，人和毛子，仿佛融合为一。那东西在老荒手上托着，褐亮褐亮的毛衣，正推着一层一层闪闪的亮线，不像残酷的杀戮，倒像一种悲壮的仪式，透着神圣和庄严。一滴一滴红血，从那东西的嘴角流出，顺着老荒的指缝，落到河滩上，点染着黑烂干枯的苔藓。老荒抄起短刀，准备把这桩血腥的事情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那只女毛从船头腾了起来，它摇滚着沉重的身子，竟若闪电般的迅疾，一下就扑住老荒的手腕。老荒猝不及防，惨烈地叫了一声，便重重地跌倒在河滩上，那只男毛的尸体和那把短刀，也丢落到一

旁。面对这只抖足野气的孕毛，老荒捂着血淋淋的手腕，就去抓桡片。可是满水一双大脚踩在桡片上面，正用震怒的目光盯着他。老荒胆怯了，在这个遥远的河谷里，老打鱼子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。半浸水中的高崖是一堵回音壁，清冷的河面是一面镜子，他怕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怕看见自己的影子。那只挣断绳头的女毛，耸着一身褐亮褐亮的毛，鼓着两只血红的眼睛，作前弓后箭之状，和新老两个主子对峙一阵，便轻悄地衔住那只男毛，拖到浅水里。那只男毛仿佛很轻，也很柔软，缓缓向深水中划去。水面上泛起丝丝缕缕血红，随浪淡开散去。两个男人怔怔地看着，被一种古老而又新奇的东西镇住，整个身心在无边的肃穆和无限的永恒中起落、沉浮。

突然一声惨痛的嚎叫，仿佛胀破整个河谷似的，满水将一柄桡片往起一挥，将老荒重重打倒在河滩上。接着，桡片一扔，他发疯一样地扑过去，和老荒扭成一团，开始在河滩上翻滚起来。衣裳抓破了，撕碎了，剥光了，精赤的身上青一块紫一片，直到两张乌黑的嘴巴螃蟹似的吐着脏污的白沫，筋疲力尽，再也打不起来，滚不起来，四只手一松，两个男人才有如两团烂肉一样，无遮无掩摊晒在河滩上。

时光漫漫，仿佛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。老荒蜷缩躯干，两手抓着胸膛，挖起道道血紫，那里像有一团火炙烤一样，使他感到阵阵烧心的疼痛。喔哦——喔哦——他喊号子般地叫唤着，就抽抽噎噎起来：

“我不过……为一服药肝儿……有哪样办法……喔哦……喔哦……娃儿……我的老大……喔哦……就是一副毛子肝儿……”

太阳升起来了，和昨天是一样的明亮。河谷轻轻一震就满满地接住了那鲜丽的早霞。靠着船头水边的沙碛带上，十来条大小不等的鱼溜摆着，毛子吃鱼的习惯就是一条一条排开，有如祭祀似的，从容地来享用。几条细鳞鱼还未死去，无力地弹着红浅的尾巴，阳光射上去，跳着针刃一样的锋芒……

满水闭上眼睛，感到一种坚韧的痛楚。“我的毛子——”他这样在心底里呼喊，不是一种遗憾，也不是一种沮丧。不知过去好一阵，当打鱼子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看见这样一幅悲壮奇丽的景象：

半浸水中的高崖燃烧了起来，兀立河心的灰色的巨石燃烧起来，那只